



玄小佛
作品

浪漫爱情探险

她在大学毕业后，竟一头栽入侦探的世界，
更为离奇的是，她的第一个案子，
调查的居然是自己的身世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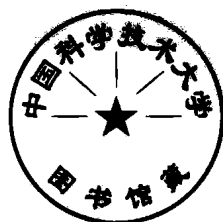
玄小佛

著

上海文艺出版集团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浪漫爱情探险

玄小佛 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集团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浪漫爱情探险/玄小佛著. —上海: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, 2010. 7

(玄小佛作品; 2)

ISBN 978 - 7 - 5452 - 0695 - 1

I. ①浪… II. ①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19732 号

本作品系列(简体字版)由玄小佛独家授权出版

策 划: 王 刚 徐明松

责任编辑: 许 铭

封面设计: The Tent · 鹿 梅

技术编辑: 李 荀

书 名 浪漫爱情探险(插图本)

著 者 玄小佛

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672 弄 33 号(邮编 200040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上海一众印务中心

开 本 889 × 1194 1/32

印 张 5.75

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452 - 0695 - 1/J. 406

定 价 17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电话 021 - 56477080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如果无法“爱你的仇敌”，
那么，
把这句话留在耳边：
“记忆非常痛苦，忘怀十分快乐！”

——玄小佛

莫安娜在莫家，多余而惹人生厌。

与弟弟莫明、妹妹莫琴相处的时刻，永远如战场上的炮火。

对妈妈余薇莉，更是敌我分明，仿佛前世就有了不共戴天之仇。

至于和爸爸莫天伟，父女之间，与生俱来，就筑了一道又冷又硬的冰墙。

反正莫安娜在这个家，就如她在一幅完整的画上，硬生生地泼上了一摊墨汁，所有的和谐性、可看性、美观性，都被破坏得彻彻底底。

“大学毕业了三年，从没见过你找工作，在家混吃等死呀？如果有人把你从这个家娶走，我不但送上一笔大数目，还会下跪磕头感谢。养这种女儿，养的真丢人。”

躺在床上，侦探小说情节正走到最精彩的关头，妈妈冷漠刻薄的话，猜中情节。

莫安娜跳下床，咆哮得像骂街的泼妇。

“从小就莫名其妙挨顿骂！我到底是不是你生的？吃饭时间，从不主动叫我！下课回来，那张脸，像从阴曹地府绕了一圈，阴阳怪气地不愿看我！大一开始，就叫我兼家教、打工，美其名曰学习独



立！爸爸像个贼似的，你说什么，他听什么，你们对我——”

余薇莉十分习惯莫安娜的嚣叫。

余薇莉以她对待莫安娜常态的冰凉声音，四两拨千斤般轻而易举地打断。

“没家教。”

一个大箭步，莫安娜冲上前，挡住往外走的余薇莉。

“谁给我家教了？是你吗？还是爸爸？家教？什么是家教？我生长的环境像家吗？莫明、莫琴从小被呵护得像宠物，我呢？妈，我呢？你凭良心说句话！”

这对母女，真是有不共戴天之仇吗？

余薇莉一记耳光甩出去，像打一只狗。

“莫明、莫琴不是宠物！他们是聪明、懂事的孩子！就算宠物，也要先惹人喜欢，像你这副德性，只配做条在垃圾堆里生存的狗！”

高跟鞋在木阶梯上，节奏发出不屑的铿锵声响。

余薇莉下楼了。

丢下一双愤恨、厌恶的目光给莫安娜。

莫安娜从来没有安静、内向、吃亏认倒霉的性格。

这次，莫安娜没有声音。

一种从不曾有过的念头，锁住了她的喉管，组织了一个十分冷静的思考。

——我是莫家的女儿吗？

——亲生母亲可能骂女儿是条狗吗？

——爸爸为什么处处怕妈妈？

脸颊仍留着火辣的耳光痛。

莫安娜突然冲回卧房，紧紧地关上门。

念高中开始，莫安娜对侦探小说，热衷得可以忘掉考试对学生的重要。

她脑子开始思索。

凌乱的卧房里，到处是侦探小说。

自己该不会有一个侦探小说般的离奇身世吧？

侦探情节像电脑，在莫安娜胸口扫描。

一定有。

莫安娜竟有几分狂喜。

如果发现自己的莫家，有段匪夷所思的故事，天哪！简直刺激透了。

这份狂喜，被莫明的敲门声打断了。

“老姐！我帮你找了份工作，包你喜欢！”

听到莫明一脚踢开门，莫安娜真有股美梦被催醒的恼火。

“莫明！你给我爬出去！找不找工作，关你屁事？别把我当白痴，你跟你妈串通的目的是什么？”

莫明那张坦白、英挺，带几分正义的脸，被骂得傻了。

“少装出一副无辜相！刚才你妈说我不找工作，在家混吃等死，你接着就替我找了份工作，你们这对母子的伎俩，也太不高明了吧？滚出去！”

怯傻的脸，恢复了英挺、正义。

莫明一伸手，拉上门，对姐姐刚才那顿骂，仿佛完全没有发生



过，笑容灿然地递上报纸。

“老姐，真的很过瘾，太适合你了。你看，诚征大专毕业，反应敏捷的征信社助理，限女性，未婚，并——”

莫安娜一把抢过来。

征信社助理？

简直是上帝的旨意。

长了这么大，莫安娜第一次觉得，莫明那张脸，可爱得想拧一把。

“莫明，谢啦，其实你妈把你生得还不错。”

莫明奇怪地看着陶醉在报纸里的姐姐。

“老姐，为什么说你妈？今天发生什么事了吗？”

反应怎可如此不敏捷？

若被莫明洞穿了，这场游戏就玩不下去了。

莫安娜故作洒脱地甩甩一头长发。

“你妈、我妈，都是妈，啰嗦什么？别那么小心眼，实在不像个男孩。我要出去了，再见！小姑娘！”

莫明不甘地大叫。

“我当然是男孩！去他妈的小姑娘，你今天不正常！你今天有神经病！”

失望还不足以形容莫安娜的心绪。

这就是诚征助理的地方？

一张办公桌、一把椅子、一个电话、五平不到的空间，再加上一个二十六七岁，长得毫无说服力的轮廓，居然还称之为——老板。

“永华征信社吗？”

“你对这份工作有兴趣吗？”

失望让莫安娜的嗓音烦躁。

“我对这个地方失望！尤其是你！请问：你拿什么说服我？你有什么能力要我莫安娜做你的助理？”

方诺言冷静的一双眼睛，炯炯地发出庞大的架势。

“你可以对这个地方失望，但你必须对我的智慧敬重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做过汽车机械工程师、电脑软件工程师、国际贸易，最后一份工作，是花旗银行台湾分行外汇部的经理。我今年才二十六岁，我非常哲学地看穿了一件事，那就是有人就有问题。”

莫安娜的失望，正一点一滴被方诺言不卑不亢、稳定有力的声调，轻轻拿开。

“上个月，我做了决定——开一家征信社。在母亲及朋友坚持的反对声中，我毫不动摇地找办公室，办理登记，合法地拥有了一家公司。”

方诺言打开壁门，莫安娜新鲜地张望。

传真机一台。

大哥大两只。

影印机一台。



显微镜三架。

还有许多莫安娜一时叫不出名称的设备。

“这全是最精密的科技品，我不玩什么家庭不和外遇、红杏出墙等这类的小把戏。我的征信社，今后接的案子，除了要人性化，还要理性化、科学化，不脱离逻辑的征信。我不愿只是掀人隐私，这不合乎我开征信社的动机。”

莫安娜必须承认，她的情绪，已经转化为折服了。

“我叫方诺言，很感谢我的父母，给了个令自己满意的姓名。哲学系毕业，性格稳重。”

大方地伸出手，莫安娜注意到，方诺言的唇形，性感而好看。

“我叫莫安娜，非常不感激我的父母，给了一个像老外的姓名，今年二十六岁，历史系毕业，性格暴躁。”

很“老板”地握了下莫安娜的手，方诺言十分“慷慨”地露了个笑容。

“你被录取了，莫安娜。”

“录取我的原因是什么？”

“诚实，有叛逆性，眼神写满愤世。不是那种求安逸的女孩，适合这份工作。”

是与生俱来的叛逆。

抑或成长环境所致。

莫安娜才被折服的心，故意挑战。

“方先生，你并没有征求我的同意，你连问都没有问我，想不想

做这份工作。”

大门一关，方诺言十分不客气地指着门口。

“你这个找不到事做的无聊女孩，浪费了我将近一个钟头的时间，现在请你离开。”

莫安娜没料到，小小的挑战，引来了羞辱。她呆立着没动，整个人失去反应。

方诺言毫无耐心地扬高声浪。

“莫小姐！这里不是玩耍的地方！如果你很寂寞，别找我方诺言！如果你认为委屈，找别人倾诉。我开的是征信社，我要的工作伙伴，除了反应敏捷，还需要坚强的毅力，以及辨别是非的眼光。如果两句话就让你变成一个张口结舌的样子，我奉劝你，快走吧！刚才我判断错误，居然同意给你这份工作！”

委屈爬进了莫安娜的眼睛。

一种无法控制的自尊受糟蹋之感，把莫安娜的眼泪逼出而嚎啕大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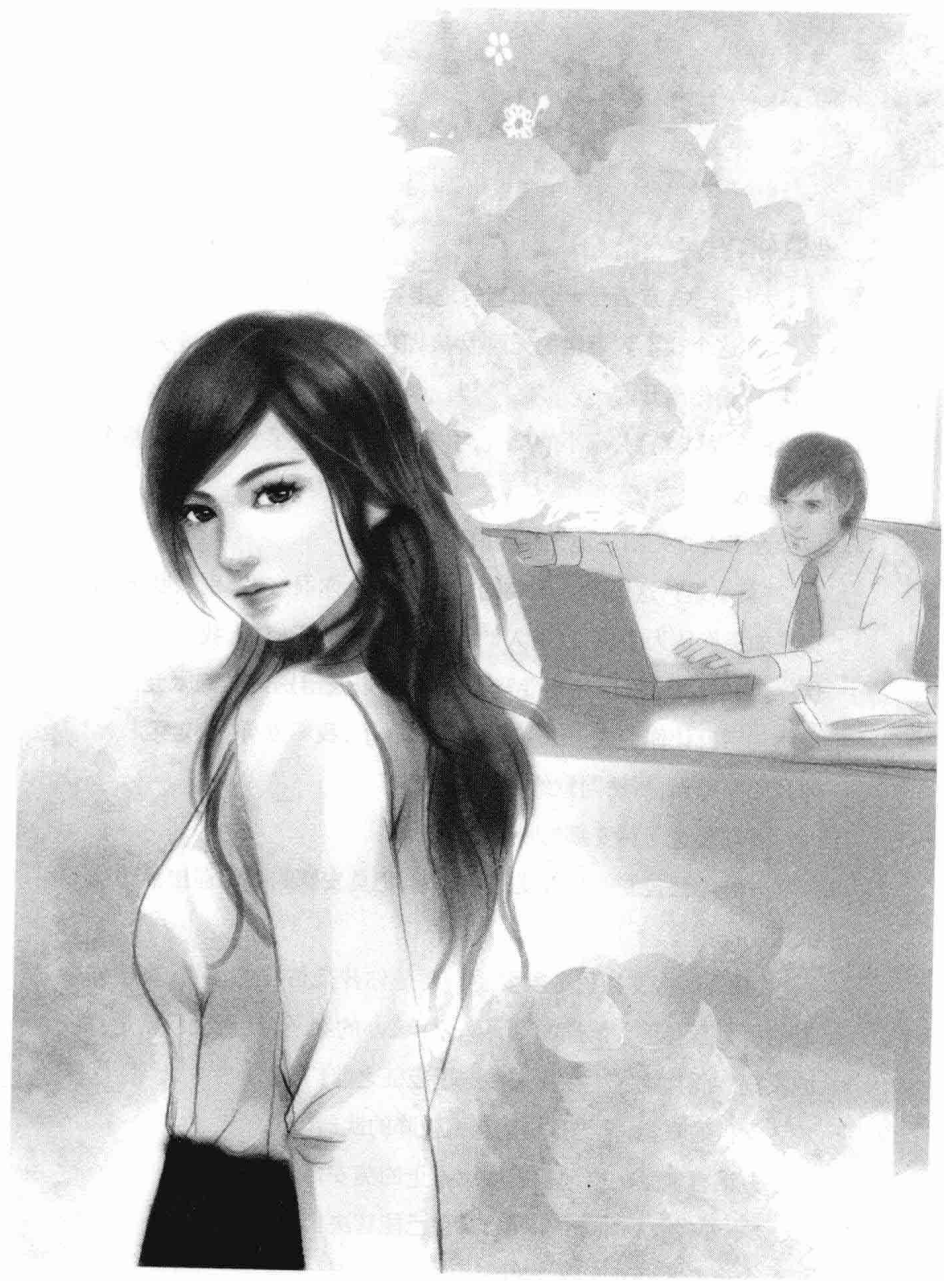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是很寂寞！我是很委屈！要是你开征信社的动机，真像你说的那么富有正义情操的话，第一件该办的案子，就是我！就是我的家庭！而且就发生在我来你这里应征之前！”

女孩的眼泪，是男孩自动弃械投降的武器。

方诺言慌张失措地扶着饮泣不止的莫安娜。

“不要碰我！我家的问题，我自己能解决！”

含冤般的一双泪眼，冲出去了。



大门一关，方诺言十分不客气地指着门口。

到底伤了她什么痛处？

她的家庭出了什么事？

方诺言呆立并愣望办公桌上，沉静了似的履历表——莫安娜应征的资料。

真是个叫人羡慕的美好家庭。

佣人收拾晚餐后的器皿。

余薇莉聆听莫琴用浑圆的手指在琴键上滑出的贝多芬乐曲。

莫明这个大男孩，玩着电视游戏机。

莫天伟不受干扰地阅读晚报的新闻。

没有人关心，晚餐席里缺了莫安娜。

爸爸莫天伟，倒是偶尔隔着报纸探望手腕上的表。

其实莫安娜早回来了。

这个酷爱侦探小说的女孩，怀着刺激的狂喜与方诺言给她的羞辱，蹑手蹑脚地躲藏在家人的视野之外，窥探着她等待的离奇身世。

“薇莉，安娜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吗？”

莫天伟似乎鼓足勇气，带些故不在意的表情。

是莫琴的琴声，掩盖了余薇莉的听觉吗？

她毫无反应，沉溺在女儿的琴键声中。



打电玩的莫明，握着遥控器，炫耀地边玩边大声地笑叫：

“姐姐去应征工作了，是我建议的征信社。这才适合她的性格，她是天生的侦探。”

沉溺在琴键声中的余薇莉，两眼中邪般发出爆炸般的声音。

“莫明！我们家有事吗？我们家需要养个侦探吗？你想害谁？害我还是——”

莫天伟机灵地打断余薇莉的激烈反应。

“昨晚跟我怄气，今天还把情绪发在儿子身上！别闹笑话！”

余薇莉的瞳孔里，尽是惊恐。

一向怕老婆的莫天伟，此刻毫不犹豫地揽住余薇莉的肩，往楼梯口走。

“莫明、莫琴，没事，我陪妈妈上楼去。”

一切的一切都看在莫安娜眼帘里。

她是当起了侦探。

躲在客厅的桃木雕花窗台后，目睹耳闻的这一幕，勾起了她强大的好奇心。

顺着窗台，她静悄悄地爬上楼。莫安娜听到莫明仗义执言地摔遥控器。

“莫琴，老实说，我看不惯妈妈对老姐的态度，天下哪有这么偏心的母亲，好像老姐不是她生的！”

“不要批评妈妈，不过——妈妈对姐姐的态度，确有些地方叫人匪夷所思。”

莫琴的声音真好听，细细的、柔柔的，讲起对母亲的不满，更轻、更柔，生怕被妈妈听到。

怎么形容莫安娜的心情呢？

斜靠在爸妈卧房大化妆镜后，莫安娜屏息的心情，竟真的幻化为一个办案的侦探，等着水落石出。

完完全全忘了自己是这件事里的主角。

“莫明、莫琴听出来又怎么样？他们是我十月怀胎生的，难道他们去告自己的母亲吗？”

“但安娜——”

“别提安娜！她早死了！你还怀念她吗？去找呀！我算善待她了！不但请道士诵经超度。放骨灰盒的灵骨塔，选的还是价钱不差的地方！”

莫天伟不再是怕老婆的男人了。

“你害怕！你恐惧！请道士，买灵骨塔！全为了你自己！你日夜担心安娜的鬼魂会来找你！”

余薇莉歇斯底里地把整个人往床上擲。

“闭嘴！不准提！不准提！害怕的是你！恐惧的是你！我是无辜的！我是无辜的——我是——无辜的！”

歇斯底里的身躯，在床上像个受惊的孩童，缩成一团。

莫天伟满脸歉疚地搂住颤抖的余薇莉。

“薇莉，别怕，没事，真的没事，安娜早就死了，以后再也不提了，我们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，别让安娜这个人来干扰我们。”



薇莉躺在丈夫的怀里饮泣。那模样，有如做错事得到宽容的孩子，一扫往日的泼辣。

莫天伟像个慈父，轻抚着吓到的妻子。

安娜死了？

化妆镜后的莫安娜，碰到鬼似的，轻擲手心，摸摸自己的脸。

安娜不是我吗？

我死了？

另外有个安娜吗？

她是谁？

为什么也叫安娜？

莫安娜真敬佩自己的侦探能力。

那些侦探小说没有白看。

溜出卧房。攀窗、爬墙。手脚利落得像受过良好的特殊训练。

回到自己房间时，莫安娜才惊觉到，所听、所见的一切，跟自己有关。

天呐！

莫安娜胸口被雷轰炸了般。

自己果然不是莫家的女儿吗？

怎么会来到莫家的？

显然那个也叫安娜的女人，死不瞑目。

那个葬放在灵骨塔的安娜，跟我有关吗？

难道我的身边，牵涉到一桩血泪冤情吗？

从不失眠的莫安娜，今晚却彻夜睁眼到天亮。

楼下客厅里余薇莉尖锐的嗓门，吵醒了刚刚昏睡的莫安娜。

——没有莫安娜这个人！请你出去，跟你说没有，听见没？再不走我打电话叫警察！

昨晚莫安娜连睡衣都没换，就靠在床头眯眼睡着了。

楼下男孩的声音好熟悉。

——她一定愿意见我，我叫方诺言，我是来道歉的。

方诺言？

征信社那个方诺言？

莫安娜连鞋都来不及穿，光着脚丫子，喷射机似地推开房门，奔向客厅。

“妈！他是我的男朋友！”

方诺言的五官，因来不及反应而错愕着。

从未有过恋爱经验的莫安娜，风姿绰约地挽着方诺言的臂弯。

余薇莉逮到机会发泄了。

“没家教！大白天里光着脚，当着我的面放荡。要谈恋爱出去谈！这种乌烟瘴气的动作，弄脏了我们家的空气！弄脏了——”

方诺言怒不可遏地指向余薇莉。

“哪有这样骂自己女儿的！你知道我开的是什麼公司吗？你知